



(香港) 雪米莉

女人质

I247.5

1841

女人质

(香港) 雪米莉

廣州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 邹森扬 梁建生
装帧设计 林 奕

女人质
(香港)雪米莉

广州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发行

(广州市东风中路503号7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10.5印张 22.8万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册

ISBN 7—5431—0143—3

I·71 定价：3.40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发生在现代社会的一个传奇故事。

亿万富翁的千金小姐艾丽娅，对生活与爱情充满浪漫幻想，渴求人间温情，但由于受到父亲的严密管束，内心充满怨愤，曾独自悄然离家远飞纽约，去寻找她的梦幻。然而却被一歹徒诱骗失身，所携钱财被洗劫一空，历尽艰险方回到家乡。后来，一伙恐怖分子，采取突然手段，绑架了艾丽娅，以此要挟富翁。此举引起全国震惊，反恐怖特别行动队加紧追捕，谁知作为人质的艾丽娅与嗜杀成性的恐怖分子哈桑，在逃避追捕中，两人渐由仇视到宽容，他们互相折服对方才貌，终至产生爱慕之情。此时，一直深恋着哈桑的女绑架队员，因失去哈桑的爱情愤而出走，绑架者内部因此而分裂，结果招致了特别行动队的袭击，就在哈桑行将就缚的一瞬间，女人质艾丽娅的枪口却对准了前来搭救她的特别行动队……

本书情节紧张，既充满了暴烈的事变，又有细腻的爱情描写，颇值一读。

第一章

1988年。

6月第一个星期三的下午。二十六岁的混血儿哈桑·李在比尔阿伯德附近的旷野上，救了一位姑娘。

哈桑到这片经常是战火纷飞的地域来，是替母亲收运一批订好交货期限的羊羔皮。他母亲是中国血统的黎巴嫩人，在贝鲁特南区的巴勒街开一小皮货店。

哈桑把客货两用的日本“马兹达”车拐过一片黄沙地，突然听到苏制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枪射击声。

他赶紧刹住车，摇下风挡。

窗外阳光灼目，乱石荒地和灰黄的小土山被照得一片赤白。空气凝固，气压窒人。几棵枯萎的椰枣树扎着垂死的枝叶，歪斜在路旁。

哈桑定定神，一眼看见近处一堵残破的矮墙后，几名头缠阿拉伯巾的武装民兵，正在向一百米远处的红色沃尔沃164型小轿车射击，由于枪声震耳，他们没发现拐弯处后面哈桑的马兹达。

“看我的！”那个身穿美式丛林迷彩服的凶狠男子响亮地吼了一句。

他跑出矮墙，将枪端平，开玩笑地略一瞄准，“砰”！汽车油箱被击中，“轰”地爆出一团黄白间杂的烟火，顷刻，整个车身燃起冲天火柱。

一个穿牛仔衣裤的姑娘滚出车门，爬起来向前狂奔。但她不是身强力壮的武装人员的对手，他们很快追上她，把她扭在手中。

直到这时，哈桑都无动于衷。黎巴嫩从1975年陷入内战漩涡，十几年过去，哈桑和所有国民一样，对互相攻杀的场面见惯不惊。

以下事态的发展就不堪入目了。

哈桑看见，几名男子把姑娘架到公路边那座两层楼房前的空地上，按住她，强行剥她紧梆梆裹住全身的牛仔服。

姑娘踢打着，用英语咒骂着。

哈桑与贝鲁特各中等学校毕业的学生一样，不但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也能说流利的法语、英语。贝鲁特一向以拥有庞大的教育机构而闻名于中东，它的各种学校颁发着由黎巴嫩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签署的文凭。

姑娘的声音尖锐刺耳，夹着喉头痉挛的喘息：“猪，约克猪……公牛！你们给我一枪……杀了我吧……”

那一团金黄色的长发，透过男人们的腿脚和胳膊，在哈桑视野里狂烈飘舞。

姑娘的衣服被扯下来，红色的乳罩在灰黄的自然背景和军绿色的男人堆中很刺目。

他们剥她的长裤。穿美式军服的男人扯开她裤腰上的拉链，另三个男人将她的上身抱紧，穿美式军服的男人抓住裤腰，倒翻着狠狠一拉。

与此同时，姑娘右腿狠命地一击，踹到男人腰上，他一扬手，踉跄几下，终于稳住身子。

“小羔子！”他用阿拉伯语说，“老子得认真伺候伺候你，不然，我们那两个弟兄，两个月前还真的白死了。”

他掏出匕首，扑上去，左臂夹紧姑娘的双腿，右手的刀锋伸进裤筒，狠命一挑，“嗤——”牛仔裤割破了，两只飘荡的裤管，象被人褪掉的蟒蛇皮，软软地掉在地上。

姑娘在挣扎，白白的胳膊和白白的大腿在太阳下闪烁出令人心悸的白光。

“杀、掉我……杀我吧……猪……”

姑娘的尖叫变得喑哑。修长雪白的身体渐渐挣扎不动。四个男人盯着她，相互看看，点了点头。

哈桑的手伸向短袖衫内左胸侧面的手枪肩套，那里藏着一只柯尔特手枪。但他有些犹豫不决。他搞不清这一伙武装人员的身份，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政治派别多如牛毛，几乎每个派别都有自己装备精良的“民兵”。

形势的发展变得蹊跷，有个人放开姑娘，跑到楼内拖出一条六尺长的尼龙编织袋。

他妈的，哈桑暗骂，他们想铺在地上，光天化日下轮奸姑娘。

他的手慢慢握紧了手枪柄。枪柄被他的身体捂得滚烫。但他还是没有把枪抽出来。

先前拿编织袋的男人又进楼，出来时，一手拎着一只波斯猫。

穿迷彩服的男人发出口令，两个男人把姑娘挟持着站正，第三人将尼龙编织袋的袋口往她头上罩去。姑娘进行暴

后的挣扎，两只长腿左右乱踢，身子和脑袋象陀螺般乱扭。穿迷彩服的男人用手臂箍住她的颈子，强行把她的头罩进袋口。

再往下罩时，搏斗中她的乳罩撕掉了。哈桑看见两只坚挺的乳房颤动着，因为胸脯的喘息犹如波浪般起伏。特别是两颗红红的樱桃样的乳头使他心中受到猛烈撞击。怜悯似狂潮，顿时漫上胸臆。

女人是一朵花，娇嫩的花。她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在男人眼中，便是讨人怜爱的花瓣。

而现在，正有人在蹂躏，在做着毁灭的恶事。

口袋把又踢又打的姑娘罩住了。在身强力壮的男人面前，女人的反抗以失败告终。

然后，他们小心地掀开口袋，把两只波斯猫放进去，又赶紧用绳子把袋口扎死。

一刹那间，哈桑明白了他们的用意，他似乎看见在乱鞭抽击下，两只无路可逃的波斯猫变成了袋中魔鬼，伸出利爪，疯狂地抓挠撕咬姑娘雪白的肌肤。

大腿被刨出白骨……

腹开膛破，肠子拽得满口袋都是……

其实男人对女人的责任感和保护心的萌生，不是基于抽象逻辑推理，而是性别差异所带来的身体差异。于是，他被不可推卸的责任感攫住。他不能让近在咫尺的姑娘任人宰割，不能让那对撞击他神经的年轻乳房被波斯猫抓扯成血浆肉泥，决不能让姑娘胸脯上出现两个碗口大的血洞！

哈桑是一个意志坚韧，心性冷硬的男人，一般对杀人毫不在意。但灵魂极深处，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中国母亲播

下的善良种子却悄悄扎根发芽。哈桑的父亲是阿拉伯人，壮年早逝。哈桑跟着母亲长大，他爱他的母亲，母亲身上体现着他从未去过的古老中国的礼仪、善良、慈悲。

哈桑做人的准则是：痛痛快快地杀人，痛痛快快地被人杀，但决不允许虐待，特别是对妇女儿童。

这就是中国母亲不可忽视的影响。

如果这几个人痛痛快快一枪打死口袋中的姑娘，哈桑毫不所动。

但他们虐待她，用酷刑，这就有悖于哈桑做人的准则。并且，那两颗樱红的乳头给他的印象是那样深刻。

穿迷彩服的男人笑着拿起一根枪探条。“我要叫这个口袋跳阿拉伯肚皮舞。”他笑着对周围三个同伴说。他的脸有一半对着哈桑，太阳在他的背后，给他的周身镀出强烈的轮廓光。

他吸了一口气，胳膊一举，枪探条在蓝天下变得雪亮。他身子微微一耸，正欲狠抽下去，一声似乎咳嗽般的枪响，把他的姿式凝固在空中。

接着射来的三发子弹，准确地钻入另三个呆若木鸡的武装者的前胸和后背。

哈桑在不远处的贫民区内的武装人员赶来之前，驾车冲到楼房边，把装着姑娘的口袋载走了。

姑娘叫杰西·丹尼斯·菲尔汀，二十岁，祖籍北爱尔兰。

波涛声越来越响，转过山嘴，蔚蓝的大海豁然展现眼前。

哈桑把马兹达开下海滨公路。这里海区礁石林立，不宜开发建设海滨浴场。加之位于贫穷战乱的贝鲁特南区，所以至今荒凉空寂。

他停住车，解开口袋的尼龙绳。

“出来吧。”他说。

姑娘慢慢探出头，看清形势，一耸身，口袋掉到车座下。

哈桑转过头，退出车门，不让自己看姑娘迷人的前胸。他脱下短袖衫，背着扔进去。“穿上。”他很后悔没把姑娘的牛仔裤捡来。

姑娘站到烫脚的海滩上，警惕地环视周围。她确信她被眼前的男人救了。她踮起脚尖绕到他面前，看他俯首向下，她以为他没有发现她，便轻轻咳了一声。

哈桑抬起头，脸色十分平静：“你已下车五秒。”

“这么精确？”她大吃一惊。

哈桑走向汽车：“再见了。以后别再乱闯。”

姑娘跑到他与车之间。她裸露的长腿细腻修长，离哈桑的眼睛只有两米，哈桑能看清她大腿内侧白白的皮肤下隐约的淡蓝的血管。

“你不问我的姓名？”姑娘诧异地张开殷红性感的大嘴，一边扣着短袖衫最上一颗钮扣。“不问他们为什么要杀我？”

“不！”哈桑直视海天深处，一群海鸥在他的视野里翱翔。他抗拒着美丽大腿的刺激。

“也不告诉我你的大名？”

“也不！”

“可我知道。我叫杰西。姓丹尼斯·菲尔汀。你救了我的性命。”杰西的眼睛瞬时被泪水浸泡。“你却走得如此匆忙。”

哈桑不由得再次打量她。

杰西那头金黄的头发，蓬松在肩上，衬得瘦削的小脸益显精神。她身材苗条健美，充满弹性和活力。乳房不是十分大，但在男式衬衫后坚挺前凸，咄咄逼人，洁白整齐的两排贝齿，微微上翘的鼻子，灰绿色的大眼睛轻轻一眯，一个半羞怯半亲热的秋波便暗暗送来，实事求是地说，谁见了杰西都会怦然心动，特别是现在她眼里饱含泪珠的时候，更象一个期期艾艾受了欺侮的高年级女学生。

可哈桑不会想到，三十岁的杰西用美军特种部队的单刃锯齿匕首切断仇人的喉管时，从不曾眨过美丽的灰绿色的大眼睛。

她能够仅凭枪声，就轻而易举地分辨出AK型、SKS型机关枪和M-14冲锋枪及卡宾枪的区别。她拆卸和重新装配好一支勃朗宁手枪用不了一分半钟，并且是蒙住双眼。

哈桑觉得应该在钻进汽车之前至少再跟杰西说两句闲话，不然她委屈的样子叫人难受。

“我希望，”他想了想，“你没有惹那些疯子。”

杰西的回答使他意想不到。“我杀了他们的头儿。”杰西把衬衣前襟的两只下摆系成一只好看的结。圆圆的肚脐露在外面，腰肢纤细，衬裤火红，男式衬衫的上面宽松飘逸，一副十足的新潮打扮。“两个月前杀的，用汽车炸弹。”

哈桑右眉一挑，“你还是个小孩子，杰西。”他想象不出一个有着修长的大腿和美丽的胸脯的女孩儿脑里，怎么会

容下杀人的念头，杰西的纯真秀丽在他的眼中逐渐褪色。

“你的父母会为你饱受惊吓。”

“他们远在英吉利海峡的北爱尔兰。”杰西一拢金发，灿然微笑。“我是从那里偷渡来的。”

“你没护照？”

“我可以有无数个护照，只要我表示想要。”

哈桑走到车门边。倏地一转身：“说说你自己。”他的嗓音低沉。

“这正是我现在的打算。”杰西跑到哈桑身边，挨着他。“阴影外好热。”她侧身仰望他。他如石雕般不动。杰西暗暗叹口气。

“读欧马大学二年级时，有三个男同学加入了北爱尔兰共和军。一次在酒吧店偶遇，他们嘲笑了姑娘们的无能，那次相遇改变了我的生活。我要证明当男人能拿着手枪上天劫持飞机时，女人的汽车炸弹正在中东名城贝鲁特爆炸。”

她象说别人，平静而愉快。“我辍了学，偷偷混上泊在贝尔法斯特的一艘荷兰货轮。海上一个多月的漂流使我长了对男人的见识。船长还不错，否则我会成为几个巴西海员的泄欲工具。上帝作证，他们与女人隔绝的日子太久。”

“你，从哪个组织那里领受指示？”

“为什么一定要背靠一个组织呢？”杰西反问。“我没有政治信仰，我厌恶政治，厌恶黎巴嫩各派各党为争夺贝鲁特南区的控制权而攻伐掩杀，我今天可以协助伊斯兰圣战者组织，明天说不定成了基督教长枪党的探子。我的箴言是：谁对我好，就为谁干。这世上没有真理，只有恩恩怨怨。”

“你总有个目的。”

“显示自身的存在。”

“用杀人？”

“是那三个男同学逼的。一旦走入此道，决无反顾之理。”

“有时不杀人，更能显出女人的力量。”哈桑拉开车门，居高临下看着杰西说。

杰西一震，眼里的轻松陡地消失。

海涛喧哗，水天一色。

杰西凝望着面前的男人。他起码一米八〇，比一米六五的她高半个脑袋，他身材魁梧，神情冷峻。浓眉下，一双微眯的锐利的眼睛，仿佛象一把手术刀，看人时能切开你的五脏六腑。鼻翼边各有一道深纹，一直逼到嘴角，一副战斗不倦的刚硬。他的头、耳、下巴，无一不大而结实。一双粗壮的大手更是许多人生平所仅见。他看起来就是用一整块花岗岩雕成的，洋溢着古罗马角斗士的雄风。

男性巨狮般的形象，震撼着姑娘倾慕的心。杰西躲开他的眼光，声音轻细：“你让我，跟你吧。”

“跟我干什么？”

“你不是有个武装队伍吗？”杰西的反问，很有把握。

“我凭什么有队伍？”

“你枪法精湛，处事果断，瞒不过我，你也是干着什么的人。”

哈桑轻捷地钻进汽车，脸上毫无表情。“你具备编故事的良好天赋。你的最好职业是从事戏剧编导，而不是舞刀弄枪。”

他一轰油门，马兹达箭一般驶上海滨大道。

杰西不由自主追了两步，绝望地大喊：“地址！你的名字和地址！”

她说不清为什么会被哈桑深深吸引，不光因为他是她的救命恩人。凭姑娘的直觉，她感受到这人与其他男人迥然不同的气质。似乎跟着这个男人，生活便会紧张丰富，一个人等于活了普通人的两个人生。跟着他，即使踏上刀丛剑林，也会如履平地。世界会为这个男人敞开所有的道路，只要他说一声：“我要去。”

更重要的，这个男人是真正意义上的男人，西欧大多数芳心火烈的少女，只要瞥他一眼，就会心摇神驰。

杰西体内涌动的是二十岁西欧少女的热血。

马兹达忽然在公路上紧急刹车。一条拖着皮带的亚麻布长裤从车窗扔出：

“你穿上。”

跟着，一张浅绿的纸片飘然落地。杰西兴奋地扑去抓在手里，她以为他终于给她留了电话号码，但仔细一看，却是一张面值一百元的美钞。

“去买身衣服。”海风把男人雄厚的嗓音吹到广袤的蓝天。“走过右面那个山嘴就会有出租车。”

马兹达开进远处灰黄的土山和残破的民房构成的背景，渐行渐远，终于消失。

杰西双手捂脸，仰向天空，身子慢慢往后倒向沙滩。她突然狠狠一拳砸在沙粒上：

“我会找到你的！”她尖声大叫，“他妈的，别以为你可以甩掉杰西！”

二

今天是艾丽娅十八岁生日。

1970年的6月5日，她出生在这个庄园别墅。十八年过去，别墅面积比先前扩大了上百倍，但艾丽娅的生活方式，却没多大变化。

这座别墅是艾丽娅父亲阿里巴尔在世界各地拥有的五六处巨宅中的一所。它座落在绵延起伏的黎巴嫩山半腰，高踞于贝鲁特城之上。白天，俯瞰下界，乳白色的贝鲁特港城历历在目，景色如画。犹为壮观的是，当山腰上积雪未融，有人飞速滑雪的同时，山下海滨浴场却彩伞簇立，人头攒动。裸露着古铜皮肤的男女游客，或沙滩裸晒，或海中嬉浪，与山上情景形成鲜明对比。

但这些不属于艾丽娅，从来不，她没有随便跨出警卫森严的庄园一步的权利。

九岁时，她第一次直率地向父亲提出她的要求：

“爸爸，我要到山下的学校去上课，象电视里演的一样，和几十个同学争论问题。”

“不行。”父亲很严肃，“你有十个家庭教师，你与他们争去，我的女儿。”

她受了画报上“红箭”特技飞行队的诱惑，“爸爸，我要学驾飞机！”

“不行，亲爱的。”

后来，她小心翼翼降低了要求：“我想，玩玩赛车，参加比赛。”

“不行。”

一次次“不行”，慢慢摧毁了她的自信，“为什么？爸爸，为什么？”

“为了你的安全。”父亲慈爱地抚着她的肩头，他只有这个独生女儿，他的妻子在女儿三岁时死于一伙绑匪之手，因为他晚了半个小时交纳赎金。“这是个不安全的世界，到处有人盯着你，盯着我，想置我们于死地。”

“为什么？”轮到女儿向父亲提问了，她单纯的黑眼珠里盛满了惊慌和迷惑。

“因为你爸爸，有钱……不是一般的有钱，而是很有钱。”

父亲确实很有钱。

父亲爱她。

父亲为了她而未续娶。虽然他玩宠妾，偶尔甚至在巴黎或雅典买一幢豪华的独立小楼养情妇，但丝毫不削弱把她捧为掌上明珠。

她个人有很多珠宝，为此庄园里专门有一间“艾丽娅藏品陈列室”。她的藏品门类齐全，品种繁多，从价格昂贵的金刚石、蓝宝石、猫眼绿、祖母绿，到比较常见的翡翠、玛瑙、水晶、琥珀；从最硬的钻石、次硬的刚玉，到容易雕琢的青田石、寿山石、孔雀石。

十五岁那年，她听说紫翠玉最为稀奇，白天通体碧绿，

在灯光下转为紫红色，晶莹夺目，璀璨无比。她立即跑到父亲的书房：

“爸爸，”她任性的声音父亲永远听起来都象夜莺婉啼，“我要一颗紫翠玉。”

“哦？”父亲摘下眼镜，和正商量什么的一位先生一起转过头。“你要紫翠玉？你知道什么叫紫翠玉吗？”

“知道，白天发一种光，晚上发另一种光。”

“对，你知道它的价格吗？”

“不知道，也不要知道。”

父亲摸着修饰整齐的“元帅胡须”说：“你应该知道，每克拉价值一万美元以上。”

她没有一美分与一万美元谁大谁小的概念，从懂事不久起，父亲和他的经理人员谈论投资及获利项目，就是以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来计算。

“紫翠玉是不容易得到的。”父亲说，“我是指上了品的珠宝。这种宝石产于斯里兰卡的拉特纳普拉，据说，世界现有的几颗宝石之王大多产于此地。纽约自然博物馆的星蓝宝石‘印度之星’、伦敦大英博物馆的43.16克拉的紫翠玉，还有美国私人收藏的一颗重466克拉的蓝宝石，以及1975年出土的一颗后来琢磨成362克拉的‘兰卡之星’的大星斑红宝石，都出产于拉特纳普拉。”

“你去拉特纳普拉，你给我买紫翠玉。”

父亲笑着叹了一口气，客人也跟着笑。两个月以后，一颗价值连城的紫翠玉递到艾丽娅柔嫩的手中，阿里巴尔买到它，花了二百五十四万美元。

她什么都能得到，惟独没得到自由。